

主题词 《内经》——注释

《内经》在描述经脉时大量引用了“血气”或“气血”等词，对此国内学者一般认为是“血”与“气”二词的连用，是词语从单个词素向复合词语转化的表现。笔者认为，这不仅是构词上的问题，还反映了某种思想，有着极为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。

1 言“血气”，重在“气”

《内经》言经脉之“气”与“血”，只有多少之别，并无有无之分，大致有“多气多血”、“多气少血”、“少血多气”、“少血少气”四类（《灵枢·九针论》）。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、《太素》、《甲乙经》等对此记载虽不十分一致，但直至《甲乙经》仍然沿用。然而《内经》以后的经络，其实用意义并不局限于如上气血多少的理论，而主要在于以“调理经气”为主的治疗作用。《灵枢·经水》曰：“十二经之多血少气，与其少血多气，与其皆少血气，皆有大数。其治以针艾，各调其经气，固其常有合乎？”《灵枢·官能》亦曰：“理血气而调诸逆顺。”事实上，自《内经》医者借助经络理论治疗疾病时，并非刺“血管”而主要是刺“脉”外，并非为治“血”而主要是为调“气”。

2 对“血”之神化，“血脉气化”的基础

在原始社会，人类通过“茹毛饮血”的生活，对“血”已有了初步认识，如血为红色粘稠液体，其在体外可凝固。逐渐人类还发现，受伤的猎物或猎人流血过多则死亡。对血的恐惧，慢慢演化为对红色血液

的神秘之感。如广东连南瑶族人，将鸡血滴在死者头骨上，儿子也将手指刺伤并把血滴在死者头骨上；景颇族则在坟上盖一座圆锥型草棚，棚顶放一木刻人像，用红土、蓄血等绘彩（宋兆麟著《中国原始社会史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3年版，481页）。对“血”的神化，使其常常与魂、灵、生命力甚至与“气”相联系，其本身就带有“血脉气化”的倾向，使“血”与“气”在人们观念层次上相通，为最终完成《内经》之“血脉气化”之说奠定了思想基础。

3 元气论，“血脉气化”的依据

在中国古代人们普遍认为，天地万物均由“气”所构成，人及人体经脉亦如此。《史记》就曾提出“脉气”之说，曰“年二十脉气当趋，年三十当疾步……”（《扁鹊苍公列传》）。至《内经》已有“经气”之词，并对其作了详尽阐述。《内经》认为，经络中的元气与营卫之气，虽其发源不同、本质有别，但既抵经脉之中，两者相并，合而为一，名曰“经气”。至于先天元气《内经》中直接叙述不多，只云诸如“少火生气”等语，也并未指明所生之气即是元气。《难经》补《内经》之未备，对元气叙述较详。《八难》曰：“十二经脉者，皆系于生之之源，所谓生之之源者，谓十二经之根本也，肾间动气也”。《六十六难》解释“肾间动气”曰：“脐下肾间动气者，人之生命也，十二经之根本也，故名曰原。三焦者，原气之别使也，主通行三气，经历五脏六腑。五脏之俞者，三焦之所行，气之所留止也，故所止辄为原（指原穴）”。可知，元气来自先天，发于肾间，三焦为其别使，从十二经五输穴的俞穴注入脉中，留止于五输穴的俞穴（阴经）或原穴（阳经），为构成十二经“经气”的一部分。

综上所述，元气论与人们生活经验中的“血”在“脉”的构成上发生严重冲突，在“血”之神化的基础上，结果产生“血气”或“气血”的概念，并完

《内经》『血脉气化』之探讨

150040

黑龙江中医学院

关晓光

李同军

使药小议

330006 江西中医学院 辛增平

各版《方剂学》教材均认为使药的意义有二种：一为引经，二为调和。笔者认为，将调和君臣寒温之性或矫味的药物列入使药的范围不妥，其理由如下。其一，在古代方书中未见此类记载，而多明言引经报使者为“使”，最早提出组方原则的《内经·至真要大论》也只言“应臣之谓使”；其二，查辞典，“使”未具“调和”之义；其三，教材中之佐药有佐制之含义，即监制或减缓君臣药物的毒副作用或峻烈之性，已包括调和之含义在内，故若将调和药列入使药，无疑可造成使药与佐药在概念上的混淆与重复，不但给学习者带来障碍，且还与组方原则的科学性、准确性不符。因此，使药应摒除调和之义。

（作者简介：辛增平，男，42岁。1975年毕业于江西中医学院，现任江西中医学院方剂教研室讲师。）